

毛

鄭

異

同

考

凡例

一 是編先列傳箋間取釋文再及正義正義可節者節之其不可節者寧失之繁以便觀玩

一 毛鄭同而是者不錄其同而未確者亦取而辨之

一 正義縮合毛鄭大有若心惜其祖鄭者多今並駁正

一 是書之作非特辨毛鄭得失兼欲學者博觀宋以降書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載之而陳長發稽古編所採尤備

一 傳箋相近本不煩置辨中有後人誤駁者亦間舉正一二

毛鄭異同考卷之一

國風

周南

關雎

寤寐思服

傳服思之也

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手

正義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已職事故思之也

案鄭義主於求賢故以服為事宋以降主求賢之說

欽程 晉芳 學

者多從鄭至呂嚴諸家每從毛解朱子曰服猶懷也
鄙意不取求賢之說故亦以毛義為長

悠哉悠哉

案毛鄭皆訓悠為思無可易而訓詁未有以悠為思
者荆公曰悠者思之長也義乃完足宋人講解俱有
可取大率類此

葛覃

葛之覃兮

傳覃延也葛所以為締給女紅之事

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
父母之家形體浸日長大也

正義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

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於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案毛傳簡質可從蓋此直是賦耳傳箋凡言興者皆是比義欲言婦功先引可為締綌之葛鄭王所云皆節外生義未之敢從

言告師氏

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

正義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教令節儉故已今
薄歆煩摺其私服薄歆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
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
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
事君子故也

案言字盡是語辭耳毛意似以后妃告師氏而鄭云
師氏教告亦非也

薄汗我私

傳汗煩也

箋煩煩摺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

祿衣

釋文煩摺猶接紗也

正義毛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汚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答之云煩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汗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禕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禕或飾既本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禕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禴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扈衣以祀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於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飾即

云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
士祭妻用纁笄緇衣而士昏禮云纁笄緇衣見於舅
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
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
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女客有尊於舅
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止
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
文王稱王之時太似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
無舅姑也接見於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於
君子義與鄭同朝於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衣二者
同名為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祿以上為公衣

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禴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
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禕之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
則私謂禴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
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服王其餘則私謂禴
翟以下則禴翟當斡君子偕老傳曰禴翟闕翟羽飾
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斡又傳言私燕服若禴翟闕
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為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
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
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纁
笄綃衣耳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禕
衣以下至祿衣以明六服非私也

案傳義未備得箋與釋文乃益明

害澣害否

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箋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陳氏啟源曰害澣害否毛以為問辭鄭以為無所偏否皆當澣之竊謂毛說勝也上以汙澣對言此以澣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太複矣孔疏右鄭以為有問詞而無總詰殆非文勢故不从傳不知澣濯細事不敢自專必詢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為商度之詞以形容后妃之心耳何必有畝詞方見其為問哉毛之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自論澣否之常非代詩人答也疏語未當

案鄭好舉典六服豈可澣耶觀下傳可知矣只是近體之衣耳毛義為長

歸寧父母

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正義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為私服明衣是公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

按毛云父母在知有時而歸寧承澣否立解是也鄭不詮歸寧而云事君子未合也穎濱欲兼有之而云

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亦有駢故

之誦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傳憂者之興也采。事采之也

正義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

按此鄭不為箋嚴華谷云此興之不兼比者也最著
與毛憂者之興也合呂氏謂卷耳宜酒醴似屬別解
又傳以第一采字訓事蓋本於尚書文義不知詩之
義又有不同者如此及采。采。采。非一采也
云言勸事采此菜也皆未合朱子曰采。非一采也
漢唐諸解有待宋始明者此類是也

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傳履祿綏安也

箋妃妻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其君子使為
福祿所安

案傳義簡明箋增出禮樂一條似屬贅辭蓋以履為
禮故有此說此章本訓原不屬之后妃則別有辨論
福履將之

傳將大也

箋將猶扶助也

正義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
案將大扶助皆釋詁文皆可通似箋尤勝

宜其室家

傳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正義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

按傳義固未確鄭箋亦拘淺潁濱云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呂氏讀詩記取李氏曰室家皆得其宜也似勝古義嚴華谷取孔疏引左氏云女有家男有室上家謂夫婦夫婦皆得其宜也此亦可存而不及蘓李之義廣且該也

名南

鵲巢

百兩御之

傳送御皆百乘

箋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正義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
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
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為夫人其送不
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 左傳曰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
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
曰良人孟子曰吾將問良人所之小戎曰厭曰良人
皆婦人之稱夫也 綱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

乘者乘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七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有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襍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有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

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
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按百兩者數之盛且脩也毛義自足鄭以百官言之
亦贅詞耳而於大義無碍

采繁

于以采繁

傳于於

箋于以猶言往以也

正義經有二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
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
嫌于以共訓為往故明之

案傳箋義異皆可通宋賢好虛義故從毛者多耳

草蟲

亦既覲止

傳覲遇

箋既覲謂已昏也

案此章詩本不為昏姻而作漢儒大旨已為毛傳訓覲為遇本自不錯箋則大謬又引易男女覲精萬物化生以証誣更甚矣宋人不用鄭說是也而陳長發猶以鄭分兩義非無所見信古成癖不可哂歎

采蘋

程氏廷祚曰詩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為蒞設之牖下典即牖下也鄭孔誤讀毛傳而創新義其設疑

者二一牖下一季女夫正祭之禮主婦設羹誰其尸
之詩固以主婦命季女矣舍詩人之明文而以祭教
成為使嫁女自設其羹亦何據耶至奧與牖下王說
本明况經曰牖下非曰牖外也鄭氏乃引禮文設几
筵於戶外以證其為教成之祭此說經而失之拘文
牽義者也當以王說為長 毛公之解此詩與序無
異傳曰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廟此言大
夫所祭之處也又曰季女微王也此言采蘋藻以設
羹者主婦之任也所言皆祭禮而未嘗涉于昏禮其
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禮字當是教字
之訛毛公本謂古者婦女先有此教以明序文能循
法度之由康成釋序而具引內則亦即此意乃康成

遂歆以教成改詩義而又謂毛公誤引昏禮果爾則傳當云古之嫁女者而何以言將嫁又當云必禮之於宗室而何以言先禮其明指教成之祭而復誤用禮固不待言然言此者本為申序而非歆改序也此篇訓詁之誤豈非始于箋疏而于毛公奚咎焉

行露

案毛傳孔疏于行露多露解最詳確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嫁娶時也又云今疆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疆來夫昏禮至冰泮而止合婚乃禮之常豈必在有露時乎鄭箋替矣

羔羊

退食自公

傳公公門也

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于公謂正直順于事也
正義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
朝廷曰退是也 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日
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 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
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
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于常禮經言退食者減膳
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
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于奉
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殮公孫弘脫粟之飯
前史以為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食故云
從于公謂正直順于事也

案退食毛無傳者義所共見不煩訓也鄭滅膳之說似非是蓋鄭以序有節儉之文故為是附會耳自公之訓亦遠不及毛

委蛇委蛇

傳委蛇行可從迹也

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釋文委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

正義行可從跡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 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案箋似勝傳亦可存韓詩作逶迤亦是唯云公正貌則因文曲生意義矣

殷其雷

何斯遠斯

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遠去

箋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

正義傳言何者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斯何之此言我君子行于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遠斯之此也案意傳謂何以此君子遠此故居是也箋於何字下增乎字轉不協矣

標有梅

迨其吉兮

傳吉善也

箋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

正義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與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

業傳訓吉為善或指其人之善或言其時已去皆未可定孔疏以箋訓善時遂謂傳亦訓善時是細膩處箋云及其善時亦自不悞至雖夏未大衰不過貼切揅梅不知揅梅雖已過時而納采問名納聘則無不可婚嫁仍待九月以後也云二十雖夏未大衰立論

非經所宜有

小星

實命不同

傳命不得同于列位也

箋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于
君不當夕

正義雖同事于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
于行列等位 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實命不同
一也明此亦不同于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
御于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于
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
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于彼義隨所證亦
斷章之義也

按傳解命字似是命運之義孔疏以康成主禮數而
言故亦謂毛公作禮命解果如此毛鄭皆誤矣人無
貴賤苟能知命則一切怨尤昏泚此一章詩所可取
者在此以為千古高才受抑者勸若但曰命數不同
則絕無意味漢儒據實之過往也如是非所敢從

抱衾與裯

傳衾被也裯單被也

箋裯牀帳也

正義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為卧物故為禪被也漢
世名帳為裯蓋因于古故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

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裯雖古無名被為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案說文訓幃為禕帳此裯字或古與幃通字書幃亦作幃漢去周秦不遠名帳為裯康成取以易傳是也以抱帳釋之尤是但抱衾裯者非進御之女余別有辨証正義須帳不須其說甚煩究無當也

江有汜

江有汜

傳興也決復入為汜

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媼媵宜俱行

江有渚

傳渚小洲也水岐而成渚

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
案以上二義俱可存 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旁
迴亦傳留之義

江有沱

傳沱江之別者

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

案此亦畧同沱為江別即以梁州沱當之亦可也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傳山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
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

箋云亂世之民貧而疆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故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膾肉為禮而來

案毛公訓詩多彈辭而無所失箋以為貞女之情欲使人以白茅裹膾為禮而來非也潁濱云野有死膾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有女子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此足以廣傳而正箋矣誘字從古訓之道是歐公訓誘為挑南宋降多從其說誤矣

陸氏奎勳曰箋疏皆以此詩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如玉無一字可通

柏舟

靜言思之

箋言我也

案傳于言字無訓當為語詞如薄言采之言秣其馬之類箋義似未合此與言告師氏之言畧近

不能奮飛

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箋臣不過于君犹不忍去厚之至也

案箋義太曲故宋以降多從毛傳

綠衣

箋綠當為祿故作祿綠字之誤也

正義必知綠誤而祿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

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
明其誤也內司服引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禴翟
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衆字或作稅
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而
禮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祿衣故此綠
衣亦為祿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
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祿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

箋祿衣兮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
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衆妻亦
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

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
僭

正義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
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
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
是也 祿衣黃裏為非制明祿分衣兮言其自有禮
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夫人祭服以不
至祿衣黑者解以祿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祿
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
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
則服禕衣祀先公則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
三翟為祭服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

祭服象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象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央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為此次也夫人于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象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象妾亦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膝展衣其餘祿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

衣黑則知婦人之緣衣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衾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別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緣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為裏，獨舉祿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素毛於文字未嘗有所改更，至鄭而多異義。若為祿衣，則是黑色。六衣之一男與玄端相配，女為御於君之服，其色本正黃色。雖尊亦六衣之一色耳。古者衣裏皆用素紗，若黑衣以黃為裏，是正色之衣用正色之裏。於詩義不可通矣。此不過借色之正間衣之表。

裏以見妾寵而妻棄豈果有綠衣黃裏之事哉陸堂
謂康成點金作鐵得無信乎

女所治兮

箋女曰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
而反亂之

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

正義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曰妾之上僭者大
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
汝所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
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
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
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制衣為末

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絲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來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帛謂衣織者也

案據釋衣所說毛鄭二義皆可通而毛義尤勝

燕

差池其羽

傳燕之於飛必差池其羽

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鳩將歸顧視其衣服

案箋與戴鳩以下為贅詞

頤之頤之

傳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

箋頤頤興戴媽歸出入前却

案箋亦贅亦不及傳之簡切也

速于將之

傳將行也

箋將亦送也

案平聲之將說文云有漸之辭蘇林曰甫始之辭又訓且又養也又助也又送也又大也又覆也又行也增韻又云持也又進也又循也又長也又側也又去也韻畧云欲然也奉也即也扶持也賁也拓也與也借也携也頤也此似以箋訓為長宋蘇呂朱嚴諸家

皆從鄭不從毛是也 爾雅訓將資裝蓋亦別義

上下其音

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

箋下上其音與戴嬌歸將言語感激聲有大小

案此條箋語病亦與前二條同更加迂耳

仲氏任只

傳任大也

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釋文任入林反

正義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 箋以此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

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

案箋義勝傳宋賢多取之是也

秉心塞淵

陳氏啓源曰衛詩兩言塞淵邶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無箋意同毛矣鄭秉心塞淵箋云塞誠實也毛無傳以邶傳例之意未必同鄭也孔疏於二詩皆以塞為誠實豈謂瘞與充實同義乎案釋詁瘞微也釋言瘞幽也說文瘞幽瘞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之誤矣又案邶傳瘞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塞實乃俗本是明知實非毛義矣而申傳用之不

解其故又書溫恭允塞疏引詩毛傳訓塞為實是又據崔本為正兩疏皆出孔氏而彼此互異豈各因舊文耶又案說文有瘞字云靜也靜與幽微義近雅傳瘞字當是瘞之借

日月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

案毛義簡渾而箋亦可通

德音無良

傳音聲良善也

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正義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

案箋校傳尤切而亦自傳而發

終風

願言則嚏

傳嚏哈也

箋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

釋文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哈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是為故今俗人云欠七故故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故案音邱據反玉篇云欠欠張口也

正義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哈與

劫音義同也

陳氏啓源曰噴字釋文作噴案作噴是也毛傳云噴
踏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從踏訓矣是毛公傳
詩時本作噴也陸本作噴案唐應經文尚未盡改其
徑改徑為不知始於何時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噴
為踏噴當為竹利反與狼跋篇噴尾之噴同是礙而
不行之義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也

案毛訓噴為踏詳考釋文踏同劫而崔云毛訓噴為
劫則是劫劫本通因劫而為踏毛意亦與鄭同特未
醒耳箋說似無可易陳氏以噴訓踏為不行力主毛
義雖覺泥古而說亦不可廢故並存之

願言則懷

傳懷傷也

箋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案小學諸書懷無傷訓。安訓思則有之宋蘇氏呂氏從鄭以毛義無所本也但鄭義太曲恐不可訓而傷感亦即懷思之義朱傳為思是仍從毛訓徐氏光啓曰懷。抱不解之意亦足以廣毛朱耳

擊鼓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

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正義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

還者也言喪其馬者恐有忘其馬者故也

按王子雍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決別之辭是右鄭也於義亦通嚴華谷云爰始爰謀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訓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為皆發語之辭朱子曰於是居於處是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聞志先後諸家皆不及此解經生勿以漢學驕人而謂宋賢無可依傍也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

傳契濶勤苦也說數也

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

正義此叙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朋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濶勤苦之狀

按李迂仲本王子雍之意以自此以下二章為興室家決別之辭朱傳興合是也華谷引漢書問何濶以解契濶勝訓勤苦多矣頓頌云成說厯數之也此與朱子成其約誓之言畧同是毛傳訓說無悞鄭訓說為悅爰釋文因音說為悅不可通矣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正義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按箋與傳似微異而實義相足

匏有苦葉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

箋夫人謂夷姜

案夷姜乃父妾何得為夫人左氏明文可考正義雖復袒鄭究難從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傳興也匏謂之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滕以

上為涉

羹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

正義陸璣云瓠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為一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季業及能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斲可以渡水也彼云取斲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

斷斷準也

二至寒暑二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

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

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命其時故昏禮目錄

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

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

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

故下章雖鳴雁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

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禮始之親迎者昏

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雁賓既

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

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告納徵無

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

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
水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為昏禮以三月當
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水未泮則冰之未散
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
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
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
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
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禮之必用八月也
按佩韞正時是之正義非苦葉為一義深涉為一義
也八月鍾葉之苦六七月間飢葉顧不苦可食于首
章未及昏姻即以昏姻論八月納采問名固無不可
即採梅時亦可也荀子云霜降逆女水泮殺內古者

婚姻皆於閒隙然皆是刺諷箋遂附會婚姻之說似
非也
谷風

采葑采菲

傳葑須也菲芴也

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

釋文葑菜之白可食

正義釋草云須葑從孫交曰須一名葑從坊記注云
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
或謂之芥方言云蔓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
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蔓與葑字
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蕪

也芥也士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蒿類也釋草又云菲芴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湿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蒿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餽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非芴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蒿而非蒿故云蒿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蕪菁與蒿之類者蕪菁謂葑也蒿類謂菲也

按孔疏七者一物五者一物考究頗詳傳之與箋不甚相遠惟葑可斷其為蕪菁而非謂之蒿疏謂似蒿

而非蒿故箋云之類非直以為蒿也誠然則葑似蕪菁而非蕪菁矣今謂葑為須即是須謂非為芴則知其必是芴也葑為今之閉壅菜無可疑者非則難考今俗所謂撒蘭者味畧近葑而種與狀不同以形考之象字之芴倘其是歟菲一名土瓜形亦類瓜也戴氏震言然存以俟考

何有何亡

傳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正義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

案此箋勝傳

不我能慍

傳慍養也

箋慍驕也君子不能以思驕樂我

正義徧檢諸本皆云慍養孫毓引傳云慍興非也爾雅不訓慍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者至思之辭警者至怨之稱君子過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駁至惡

案此傳勝箋疏強為捏合非也

式微

式微式微

傳式用也

箋式發聲也

正義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箋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

案傳義未嘗不可用而箋尤明爽且非無所據也未注從鄭良是賴瀆訓式為試則誤矣

胡為乎中露

傳中露銜邑也

胡為乎泥中

傳泥中銜邑也

案傳訓中露泥中為二邑而其地皆不可考箋又無訓觀康成婢子引此詩則知康成平日之訓亦祇以泥塗訓泥中矣宋賢以暴露濡訓中露辱在泥塗

訓泥中殆本鄭義而云然歟

旄邱

何誕之節兮

傳誕淵也

箋上氣緩則萬生淵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

索節之淵大見時久也傳本不錯箋則稍迂遠矣朱呂從毛是也

匪車不東

傳不東言不東來也

箋判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

案傳箋皆以此指本國之大夫不來東迎黎侯夫國已失矣大夫果能興復乎黎在衛西箋說甚是穎濱謂告東方之諸侯於義尚遠嚴華谷云黎在衛西為狄所逐入衛境而亦寓於西故往衛則東舊說越國而寓東非也斯為定論矣

衰如充耳

儻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

案小序云黎之臣子責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

通篇所云叔伯皆指衛君及諸侯而毛鄭每以屬已國之大夫此其所以難通也充耳所以蔽聰告之不聽有若聾然箋訓塞耳勝傳盛飾矣而以為指衛臣則犹未達詩義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于舞也

正義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各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鄭

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

按疏訓大為大德之人似無自稱為大德之理故鄭別出義蘇呂諸家多從之朱子取橫渠之言謂簡為簡易不恭之簡說亦可存陸堂謂簡是鼓聲亦鼓節也鄙意仍從鄭說為長陳長發於此條辨之最精蘇氏謂方且萬舞而擇人全用鄭義不從毛氏四方及行訓似亦得也

呂氏祖謙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

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舞武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陳氏啓源曰簡兮首章如毛說則為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中教國子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為方且缺四方一舞說小異而得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義得之鄭襲公羊之誤專指為干舞東萊駁之允當

泉水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于言所適國郊也

箋于言猶涉禰未聞遠近同異

案于山言山在邢州內邱縣隨志所謂于言山也傳

詞太渾箋亦不得其地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

箋瑕猶過也

釋文害毛如字鄭音曷

正義王肅云言遠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

陳氏啓源曰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

而有害也

王肅述之以為不遠禮義稍迂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

氏釋之以為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

亦明順集傳訓為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為不詞矣

案毛傳訓瑕為遠則以瑕為遐矣或者古瑕遐通未可知也子雍大抵右毛陳氏所議為確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正義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以下須漕是衛邑

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案爾雅釋水泉歸異出同流肥爾雅之文多在六經之後出同歸異當是秦漢間有此說耳肥泉為衛地無疑王氏詩地理考引水經注尤悉

北門

政事一 埤益我

箋有賤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案政事傳無文正義以傳有埤厚之文而釋傳云減彼一以厚益已使已厚出賦稅之事蓋因箋解傳究不知傳意如是否也鄭以王事為役使之事蘇頌謂政事為國之政事呂氏謂一埤益我為厚益我足以補傳而正箋矣

室人交徧譴我

傳譴責也

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案使已去贅文也朱子曰宴貧又甚室人無以自安

而交徧隨我所謂責者如是而已

室人交徧推我

傳推沮也

箋推者刺譏之言

正義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乘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
推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隨已者是室人責已故以
為推為刺譏已也

案二義雖異皆通宋人多從毛訓其實刺譏亦使已
之意沮之一端也韓詩作誰訓就則難為解矣

北風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虛亡也

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
今皆以為急切之行矣

正義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矣曰虛徐威
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

索正義文云傳賢詰訓登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是也
鄭義宋賢多用之而程子訓虛為寬朱子曰是尚可
以寬徐乎虛訓為寬古無此義且大指亦異鄭說似
宜謂禍亂之來以為虛耶以為緩耶則既亟矣或於
詩義有當

莫亦匪狐莫黑匪烏

傳狐赤烏黑莫能辨也

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

正義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按箋較勝傳朱子謂狐與烏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似又勝鄭邠氏敬曰耳聞目擊莫非凶類則更勝朱矣

靜女

靜女其嬈彤我彤管

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

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以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箋彤管筆赤管也

案傳不言彤管之製而言女史記過書日月則以管為筆矣故康成云彤管筆赤管也傳以箋而益明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嚴華谷引解頤新語辨彤管非筆以為春秋之時尚未有筆其說亦是歐陽子又謂若是女史之管何從得之以貽人愚並謂金環退銀環進等說皆當存疑未足據也稽古編引爾雅曲禮莊子太公陰謀

尚書中候之書以為上古已有大筆矣爾雅曲禮尚書中候太公陰謀皆秦漢間人所為在蒙恬之後惟莊子所說似在蒙恬之前意筆之製先已有之故莊子云然也宋元君距春秋之時則又遠矣由在氏之言似彤管近乎筆然以為樂器而有和平之音不可取乎而況亦心正人之訓又足繹味乎朱子云不知何物亦本之歐陽子長發雖詳悉辨証然不若存疑之為得也

說懌女美

箋說懌當作說釋

正義說彤管以有法田女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

案毛不破字則悅懌毛當訓為喜樂箋說終覺委曲不必從由宋以來用鄭義者鮮矣

自牧歸美

傳牧田官也

箋自牧田歸美

正義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美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美者故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美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靜終為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 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潔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

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案田官之說於義甚淺橫渠張氏曰牧地不耕種之牧地則多草木根茅又且為芻之助矣

新臺

蘧條不鮮

傳蘧條不能俯者

箋蘧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

得此戚施

傳戚施不能仰者

箋戚施面柔下口以色故不能仰也

正義蘧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蘧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而觀人之

辨

顏色而為似蘧蓀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為蘧蓀面
柔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
為戚施故箋云蘧蓀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
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
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
以為口柔面柔也蘧蓀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
云蘧蓀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
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案面柔口柔當時自別為一義正義牽箋合傳終覺
勉強宜從國語本訓以傳為主 宣公淫暴之行豈
口柔面柔可喻耶說文蘧蓀麤竹席也方言簞麤者
謂之蘧蓀或謂之蘧每此之命名則不可解意古者

編竹麤者為器如今俗所謂篔簹羅者形與曾背腫
相似故名之耶若戚施則尤難解矣

遂條不珍

傳珍絕也

箋珍當作腴善也

案此亦當從傳猶云胡不逸死也